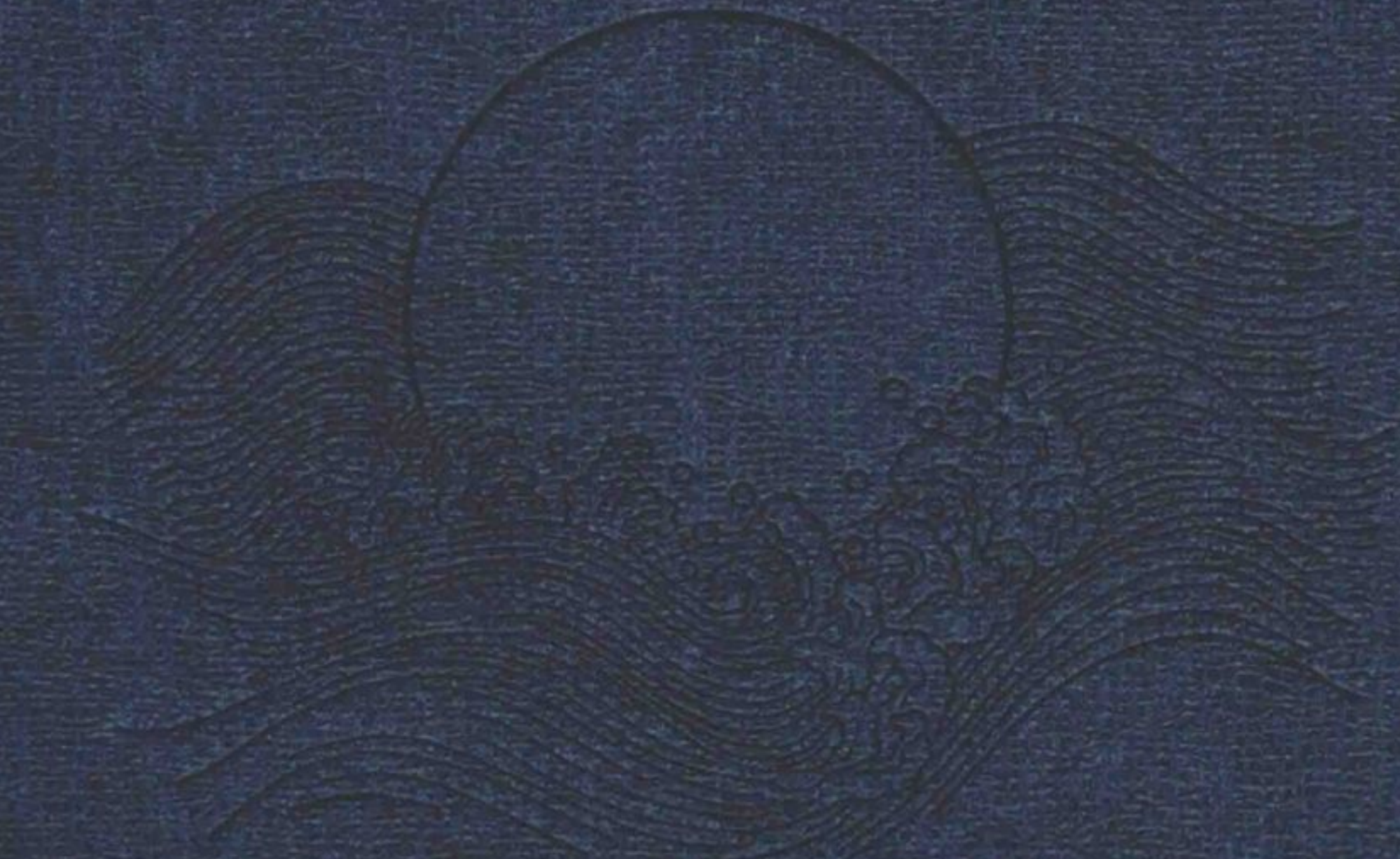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三十二冊

黃山書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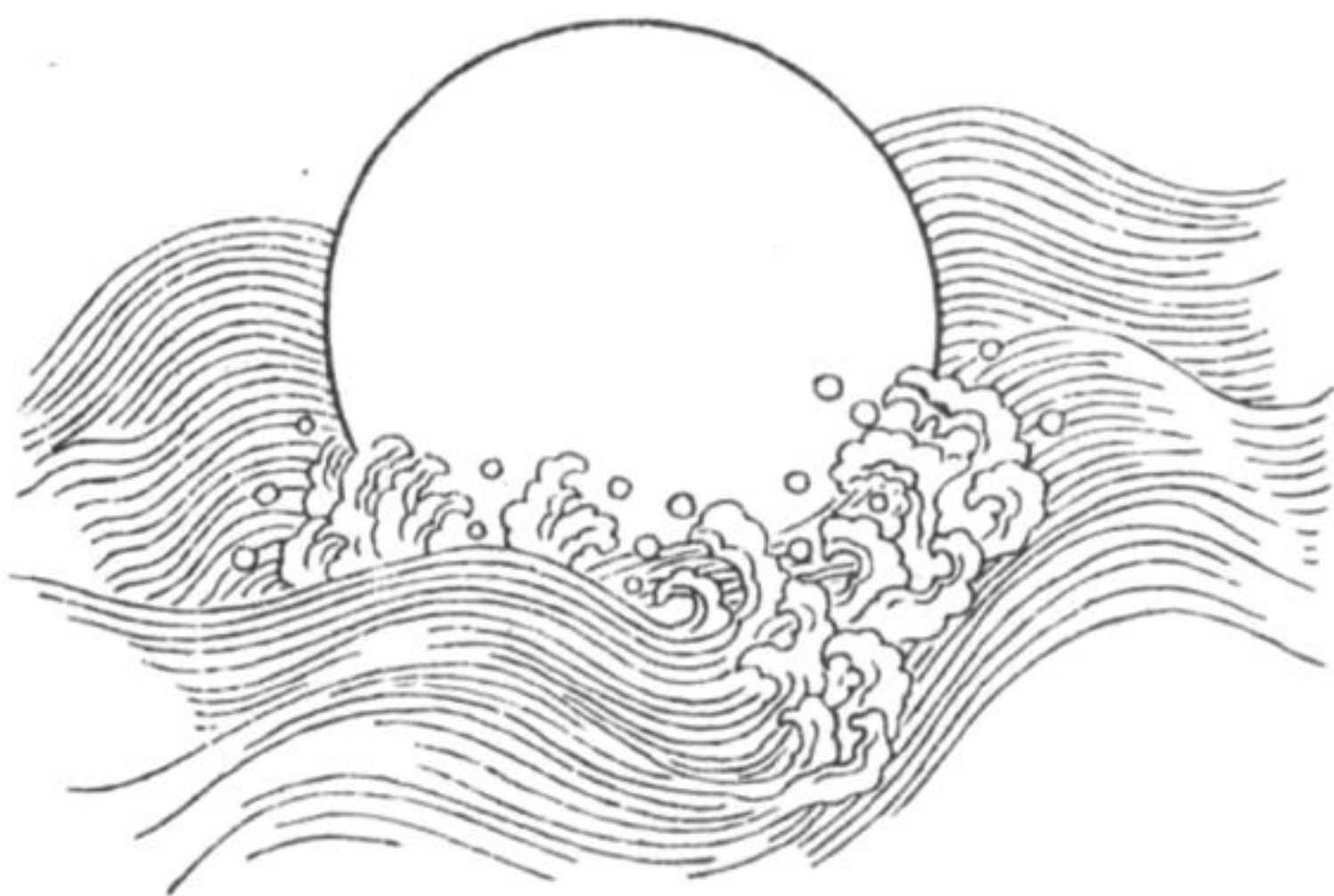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三十一冊

黃山書社



（明）楊慎著

太史升庵文集八十一卷
（卷六十八至卷八十二）

明萬曆十年張士佩等刻萬
曆二十年余一龍重修本

太史升庵文集六十八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翰林撰致語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王司馬范鎮皆為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錯一日之澤聖人亦不之非也成化中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開侍門有文華門仁智殿輩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易若仍舊之

楊升庵文集

卷六十八

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六一公王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王念舊憐遺族長使無權保厥家亦何不可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為之罷宴填詞如此何異諫書乎工執執事以諫况翰苑本以文章諷諫乎諸公毋乃未冒聲律而託為此乎

臯比

朱子張橫渠贊勇撤臯比蓋以虎皮為講席也按唐戴叔倫禪寺讀書詩猗座翻蕭索臯比喜接連則以

臯比為講席唐世已然矣然臯比之為虎皮抑又有說古之世以虎皮包子矢謂之樂索即臯比

俗儒泥古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為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制法而不制於法故曰可道非常道嗚呼斯言也其識時務達治體之深者乎後世如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

楊升庵文集

卷六十八

也澤麋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傳鵠明之羽適足增其累爾張橫渠必欲行井田胡瑗堂必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甚者謂肉刑可用民兵當立不祭墓而止祭祠不設像而止設主紛紛之議皆泥古之過也近日有謂婦女不宜傳粉子足酒器不宜用銀鍍金及仕甫通顯素履蕩然此又詩禮發金椎之舉援秋衣周公之服者尤可惡哉

飲章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

緣復聞欽猶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者書也○章懷太子注俗本不解欽字或改為報或改為疑並非也

權上灰

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消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云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灰輕濕故灰重夏火土而云水勝水在內也冬水王而曰火勝火在內也人之一身可驗夏則五臟化水冬則五臟化火夏非水在內則焦而焚矣冬非火在內則凍而僵矣此陰陽至藏其宅之妙也

懸榻

陳蕃初為青州太守郡人周舉字孟王高紫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為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待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愚謂蕃亦癡矣為郡守採一郡之風諺為宰相以天下為耳目若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為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反宜矣

綜機縷也所以持經而施緯使不失條理者也二蒼解詁綜理經也謂能統理衆務為綜理漢宣帝綜核名實晉陶侃綜理微密是也○綜理經綸皆以織喻人事國莽滅裂皆以耕喻人事

批亢擣虛

開者方相亢拒則排批之使解虛者兩敵距開力所不及之處擣之雖欲開勢不能小解○一說亢音吭所謂扼其吭而奪之也

飯甕

曹南豐文集引山東謠云霜必打霧淞貧兒備飯甕蓋以雪淞為豐登兆也東坡除夜雪詩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正用此謠語王十朋註乃云山東人以肉埋飯下謂之飯甕此真齊東野人之語也

甌吏

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吏流言止於智者注甌吏皆器也楊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瑩為吏甌吏謂地之坳坎如甌吏也漢舊儀顯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瘡鬼一居若水為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滙吏善驚小兒滙與甌通蓋傾側窳下之

地邊塞之地有甌脫亦取窳下之義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僥長三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近於誣矣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鶴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此非常理所格也

君形

淮南子盡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君形者亡猶莊子云尊足者存也

揚升菴文集

卷六十八

五

一 閨掃

閨掃髻名亦猶盤雅墮馬之類也唐詩還梳閨掃學宮妝獨立閨庭納夜涼手把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三夢記

伐國之女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瀆鬼嶽祗愛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嬀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

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杜娘事尤異

范蠡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遂歸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証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証墨子去吳越之世其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遂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王後越西施子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嘆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爽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子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譜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西施

劉長卿題西施障子曰窓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二

語雖太白可頡頏也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姬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煙霧

麗色

瓊英膩雪蓮蓋瑩波露濯薜姿月鮮冰彩謝德麟
後常氏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揚升菴文集

武右生牙

唐類表載李近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為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王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車不虧卻老而軀犀仍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內仍錄付史官史稱武后年七十盛自拂拭不覺衰耗始信夏姬之年踰七十而鵝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此史胡后年踰不惑而妖蠱若二八是三人者貴為君配而其行乃花鳥梨婢之所耻而不為然天乃祐之以誨淫之具亦理之不可曉者

甄后

甄甄后慧而有色先為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即將已收去孟德歎曰今年破賊止為奴后乃甄會女初未嫁熙日擬昏于建其後為文帝后以妬死子建思之不忘作感甄賦明帝甄出也見此賦改名洛神云甄氏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交爭之如此

十眉圖

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顰蹙眉又名八字眉一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二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鉤眉又名柳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柳葉眉又名橫一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樓雲都月爭新奇

翠足粉臂

劉勰云綴金翠於足跗靚粉澤於臂臑以喻夫其所施也然今之妓女金翠綴足粉澤靚臂蓋恒飾也古所謂倡優后飾猶未若今世之甚乎

黃眉黑靴

後梁靜帝令宮人黃眉黑靴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黃黃無限常山鬚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画鵝

黃半未成又雅黃粉白車中出又寫可圖黃罷其證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驚聞黃之句王荆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事已起於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女子足起於李後主予按樂府雙行纏知其起於六朝張禹山云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躑躑又云搖修袖躑躑利履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王履張平子賦云金華之鳥動趾遺光又云履躑躑華英又云羅襪躑躑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躑躑花文履繁欽詩何以釋憂愁足下雙遠遊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卞蘭美人賦金襪承華足陶潛賦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翟豹古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稍之制唐詩便脫鸞靴出翠帷又麗情集載章仇公鎮成都有真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裴衣拾瑩釵李義山詩浣花綈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王鈞陶南村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蓋亦未之博考也

又

六朝樂府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綺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細尺裁量減四分碧瑤瑤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屏段成武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縵影縵長憂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花間集詞云履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明矣或謂起於趙已非

素足女

太白曉夢詩一雙金履面而足白如霜又趙女詞云履上足如霜不着鴉頭履又云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即子雲戲謂太白何致情迴盼此素足女再三張翥先戲答云太白可謂能書不擇筆矣聊記以鉤一笑予嘗題浣女圖詩純用太白語意紅顏素足女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履山花後齒香天然去雕飾梅岑水月辨肯學邯鄲步個個壽陵傍蓋竊病近日學詩者拘束過嚴取妍反拙不若質任自然耳

天首

張儀傳作蜀相攻注引蕭周曰天首即天巴也○首即巴字片曰天首漢曰天漢棧曰天棧山名有天棧

天鑿石有元牙皆言其高且險也

錄子

宋仁宗將後苑還宮索漿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立索而受渴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錄子恐問之則所司有得罪者嗚呼仁宗信仁矣哉近世有達官因庖一治蔥不如法答之立死復有烹羊胃欠熟斃之於獄噫一介書生僥倖一官而視人命如草芥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亦何不思之甚哉按爾雅錄之羹者謂之錄錄子亦西人之別稱力而切

容頤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異端容頤過身五以猶大禱之凡插犬鑽穴頤可容身即過矣

薛越

荀子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焉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賈閔甫謂李諒曰民以食為天而有司曾無愛惜情越如此通鑑注胥越猶言狼籍而棄之也○薛說文章名相如賦薛莎青蘋注薛蘋蒿也越草也可以為布文選焦葛升越弱於雖純

通名刺曰謁

說文謁白也增韵訪也請見也古者請見必有辭書

之方策使將命者通名故漢有謁者表盛傳上謁注若今通名也史記婁敬欲見漢王或使之易衣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舍旃褐假鮮華是矯常也不敢將命者驚而失謁謂失其通名之刺也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意買此好光景

寒食火禁

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似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冰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書定議以聞帝諛曰子推忠賢令絲介之間奉之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豈未考此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改火觀隋李崇嗣晉天皆城燄匝地盡蔽烟之句及元賴連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以鷄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亦極嚴矣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鹵莽

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者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拍張

南史王敬則脫朝服袒裼以絳糾髻奮臂拍張武帝不悅曰三公豈宜如此敬則曰臣以拍張得三公不可忘拍張也拍張蓋手搏梓胡之戲又何謂拍張賦曰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廩賜不殊載籍中說拍張者惟此二處人亦罕知

狗脚猪腸

高澄待宴以大觴屬李靜帝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宋洪邁銅雀瓦硯銘曰元魏之末狗脚于野吁其瓦存亦禪千劫○銅雀硯曹操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也洪容齋銘可證余得一瓦上有香姜字又見京師人家藏一瓦有元象字元象孝靜帝年號也○狗脚可對猪腸侯景罵韓軌吸猪腸兒

朋黨

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易曰朋至斯孚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君子之善類也語曰君子

不黨又曰群而不黨黨者小人之凶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名實皆紊矣

節妓

唐小說趙嘏嘗感一美姬名青娥後為浙帥所得嘏攻第以一詩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化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叱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使送歸之逢嘏於橫水驛姬抱嘏慟哭而絕又薛家作使新羅至青州悅一妓段東美賦詩曰阿母桃花方他錦王孫草色正如煙頻夢東美感疾卒于外排至青州段莫之一慟而卒青娥東美可謂節妓矣漢日蔡文姬陳之樂昌公主九原如見之豈不汗顏乎

登科故事

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御殿唱名自雍熙三年梁顥榜始賜宴自太平二年呂蒙正榜始宴于開寶寺遂為定制給金吾衛士送歸第自蔡齊榜始刻登科錄自霍端友榜始

制策入等

宋之制策虛第一等以待伊呂之流其入等者惟蘇氏軾轍兄弟吳育范百禄李奎終宋世僅五人而蜀居其四蓋一蘇范李皆蜀人也

陳烈

陳烈御僮僕如賓客升菴曰君子恭近於禮矜莊殊序待僮僕如賓客待賓客宜何如也孔子與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言君在與過位不同敬此所謂泛應曲當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只是申申天天也

丘崇勉方逢辰

蛟峯方逢辰未第時率群士易登雲扁請丘公為之記丘公記畧曰丹漆金碧輝煌炳麗十手爭指十日爭視文則文矣實安在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空拳

楊升菴文集

卷八

十五

可以冒白刃乎日月却從閒裡過功名豈向懶中來此十四字座右銘也若文不副實非特為諸君羞抑可為是扁蓋終扁千餘言父之於子師之於徒有難言者可謂法語之言而方公欣然受之明年舉鄉薦第一人庚戌狀元及第未必非激于此也余嘗作安寧鹽井碑用宋人酒官碑語稍策勵之諸生奮然作色願毀其碑余笑曰是惡可與言哉噫勉之以利祿尚不自反如此况以功名道德乎督學王宜菴目之為悍駿非過也

契丹崇儒

契丹太祖初立即祀孔子從其太子倍之請也祀孔子而黜佛尤為高識又繪古直臣象為招諫亦可嘉也

曾義山

元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謂人曰縣南之橋埠有警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餅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一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石且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拜于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為憑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神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劉官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于胡蘆石洞中詎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界之取不可泄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于金陵金獻霖言小說乃云劉公得石匣兵書乃晉史詞話以欺愚人者君子可信之而立言哉

抄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超為壯士歌然後單馬

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超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修唐書難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摩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解連環

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錢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此著書者聞其事而不詳其事謬云引鉄椎破之若如此則一愚婦人能之何以稱多智而服強秦哉今按連環之制王人之巧者為之兩環互相貫為一得其關鍵解之為二又合而為一今有此器謂之九連環以銅或鉄為之以代玉閨婦孩童以為玩具而著書者云引鉄錐破之蓋傳聞其事以意書之亦可謂痴人矣

何法盛郭象

何法盛竊郗紹晉中興書郭象竊向秀莊子注

素女論

邊讓章華臺賦歸乎生風之廣厦兮脩黃軒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援毛嫱之素肘注云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素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留年益齡長

生忘老張平子詩明燈巾粉卸設圖衾枕張素女為我師天老教軒皇

勵學

易首聚學書始稽古孰是而墻反自誇揚於議為橫於道不祥恥問自足畜疑滿腹難字膠口滯義張目周公為相朝讀百篇孔子晚年之絕韋編不愧於人不畏於天吾言差矣爾曹勉旃

書叙指南

宋浚儀任廣編書叙指南專為尺牘設所引諸書今多亡逸如書集一書古人尺牘之會彙者隋經籍志即無其目以此知古書之不便者何限哉書集中所引朱娥王姬特多婦人之文又不知其何也

聚書戒子

唐杜兼聚書萬卷每題其後云清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鑒之驚之為不孝其言似矢然而未達也司馬溫公云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此典廢之常理也余嘗愛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撻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真達

觀之言哉

積絲散蘭

沈約文積絲成綵散蘭騰花言女工之妙也

信使

後漢書申屠剛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又劉虞傳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其曰信人可信任之人劉虞傳減去人字言信人之命猶可通也晉人言尚簡省直以信為使者余寸別錄已詳之宋人語錄稱賢友為賢亦猶此也

將無同

楊升菴文集

卷八

十九

阮瞻曰將無同解者不一余按世說褚裒見庾亮問孟嘉何在亮令裒自覓之裒歷視指嘉曰將無是又辛敞問其姊憲英曰司馬誅曹爽事就手憲英曰得無殆就晉人語言務簡且為兩可之辭將無疑辭言畢竟同也悟此言筌千載如面矣然不獨晉人前代有之曾子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子貢曰然非與司馬遷曰唯唯否否皆上為疑而下為決以此例之思過半矣

秦首十月

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自是不師古之亂制漢之陋

儒偽造易緯云堯以甲子天元為推術甲子為節首起十月朔而謂秦首亥本此是其替說與堯典背矣宋朱震又曰連山首良辰始子不周實居西北于辰為亥此顛顛所以首十月也是因漢儒之陋而又誣顛顛矣

羅疇

羅疇字疇為涪州刺史或曰僻郡疇曰此歐公之醉鄉也庶子紫薇香泉萬斛以為供給琅琊幽谷白雲千頃以為職田何謂僻耶治僻字植蘭十本朝襲其馨夕擷其英携書就讀引相對酌余謂此可謂風流太守矣

楊升菴文集

卷八

二十一

竈瘡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竈瘡○竈瘡足跟凍瘡也

社南社北

常建開元譜云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為社南氏居於北者呼之為社北氏杜子美詩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

蒞榜

唐人造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

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
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女史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縹為之給帷
帳通中祗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女皆選端正妖麗
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
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
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男女小運

容齋隨筆載日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而不
知其始余按淮南子已載其說矣而不得其解近觀
太平廣記引王經天門子云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
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
能破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又陰人
之情有急於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
為木屈也陽氣剛燥至于遇陰言氣和柔辭語畏下
明木之畏於金也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
咸使誦經見法華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提

榜於藥珠宮故又稱蓋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部
大羅天上事眾僊何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
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女郎

張魯之女魯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
之自殺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
得龍子一雙嬰兒之漢水而葬於山頂後有龍數至
墓前成蹊今其墓在褒城縣又有魯女搗衣石度信
詩所云南國女郎也

白打錢

白打錢戲名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
金錢常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聞分白打錢

錢銀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子矢弦無虛發摩
訶遙擲錢銀正中其額應手而斃錢銀音翻唐書

天響

四海鼎沸天響將移宋史與范曾書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
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

人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却弱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杜
于璩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為榮千金公
主偶于淫毒丐僧不以為恥後世以夫娘為惡稱緣
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床云陶九成
乃為罵語蓋未見六朝雜說耳

錦攬華鬢

近候賓客云水候錦攬陸遲華鬢續錦
帶集

形騶

福亮詩形騶出禁中蓋五伯戴紅帽以唱騶自唐已

然矣宋人賀甲科給騶從歸第曰黃榜開天上形騶

出禁中本諸亮句也

妬婦乘驢牛

元制婦人妬者乘驢牛狗部中北齊妬婦
及名集

太史升菴文集六十八卷

太史升菴文集六十九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服妖

晉傅咸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
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內外不殊正制大序此服妖也

又按史謝尚好著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髻紅裙蓋

東晉南朝之人病不特服妖而已士儉作解假髻
斜挿髻亦服妖

輕容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

花薄紗也蓋今俗云銀條紗之類王建宮詞嫌羅不

着愛輕容李賀詩蜀咽飛重錦峽雨測輕容元微之

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是也又方言襜褕曰童容而

字或作裕

纂羅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着纂

羅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

網之施以朱翠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

帽戴纂羅巾幘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

帷帽此謂到顯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着胡帽